



自6月25日高考查分开启，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高三年级主任李亚杰的手机就没有停过，报喜电话一个接一个。今年，这所学校特招线和一段线上线人数，都比前一年大幅增长。  
“这个成绩，是全体师生一点点拼出来的。”李亚杰说。

# 给孩子们梦想路「裁弯取直」

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

记者 孔雨童

## 严格管理，远近闻名

每天早上6点半，李亚杰都会准时站在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的操场上，给高三生们开一个简单的晨会。这个时间点，孩子们已经上完第一波早自习，跑完操。

他讲近期学生们集中出现、高三常见的问题，帮大家排解下压力，随后早会就在李亚杰带着大家喊出的口号声中结束。

“高三加油！高三必胜！”李亚杰握着拳喊出第一声，口号声随即在六个班中陆续响起。晨光中，孩子们热血沸腾的声音仿佛能冲破一切，以此来开启迎接“人生一战”的新一天。

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管理的严格，远近闻名。

“我们要保证每一分钟我们学生都有事情做，每一分钟都不会虚度。”李亚杰说，学校的管理精细化程度非常高，比如早晨几点几分起床，几点到教室，几点读什么，都提前规划好；每个月老师们也都会将学习内容、目标提前公示，哪天学什么，学生们都会知道。

老师教了，任务布置了，也不是就此不管了。“比如读十分钟内容，就由老师来检查背诵；如果哪个学生没背过老师会记录在案，要找另外的时间检查，当天任务一定要在当天结束。”

每次考完试，老师们也要对每个学生丢的每一分进行分析，每一两周要对该错题进行回顾，对错题重组重做。“这种精细化还体现在，每一个知识点应该怎么去答题，我们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规范。”李亚杰说。

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，学校实施了“培优补弱”——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同学，将其集中起来，利用大课间或晚自习对他们的“弱科”进行补课；对成绩好的学生也有针对性的进行“拔高”课程，让他们的潜力进一步发挥。“我们都是老师分包不同的学生，面听面改。”地理老师苗元振介绍说。

此外，学校还有个坚持许久的“传统”，是让高一高二高三老师一起备课，这样高三时反应的一些教学中的没讲透的问题，可以及时反馈给高一高二，让下一批学生“学得更好”。

## “低分高出”的逆袭

协和双语实验的管理模式，好似有一种拽也要把孩子拽到“大学”，拽出“未来”的坚持。

“不这样不行，很多学生学习习惯，学习方法在初中没养成。”李亚杰说，老师们通过精细化管理，一边重新给孩子们“打地基”，一边从习惯和心理上增进孩子们“学习力”的养成。

“导师育人”的制度下，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“导师”。考试后，“导师”会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总结，帮助他制定两周或一个月的短期目标，有不会的及时教，有成果也及时鼓励；同时，老师们也注意通过一些交流，激发孩子们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以后人生“理想”的建立。

有三个问题，被老师们反复提问，让孩子们去思考。

第一，我为什么要上高中？

第二，在高中我要得到什么？

第三，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

很多孩子思考了，对人生的规划清晰了，改变也在悄然发生。

尚一鸣，2020年入校，在当年的中考中擦边过

了高中提档线。以他的成绩，可选的公立学校也只有排在后面的寥寥几所。最后，他来了协和双语实验这所民办高中。

“都说这所学校学风很正，老师很负责。”尚一鸣说，三年下来他的经历验证了当时听到的这些“传说”。高三备考的日子里，他有时会看到老师在没人问问题的大课间趴在桌子上睡着，“老师们太累了，可想而知平时对大家付出真的很多。”

从一个差一点考不上高中的孩子，尚一鸣找到了自己“学习的节奏”，成绩一步步提升，向往东北的他一度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。

同样是2020年，中考“险上高中”的穆彦晨也选择了协和双语实验。“开始是听说这里学生少，老师给每个孩子分配的精力更多些”。

进了学校后，穆彦晨发现曾经自由散漫的大家不由自主地收了心，生活中只有一个主题了——“学习”。“下了课大家也你问我我问你，除了学习不想别的，氛围真的非常重要。”

穆彦晨至今难忘的是，有一天早读背诵《赤壁赋》，语文不太好的他怎么也背不下来。结果那一天，几乎每个课间，他都会被老师叫出去背诵，最后老师甚至站在一旁陪着他背。

穆彦晨的成绩一路“飙升”，他自己形容那感觉如同“上路骑了一阵子，单车变摩托”。

在穆彦晨身边，有很多这样的孩子，中考后一度觉得自己前途“无亮”。但经过一年的学习以后，高一期末考试，他们已经超过了初中时比自己优异的同学。

“很多学生进来的时候不太被看好，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开始被家长、朋友等看好了。”李亚杰很是欣慰，在协和双语实验，“低进高出”成了师生们一个坚定的信念。

抓紧文化课的同时，协和双语实验也注重“灵活施教”。为挖掘一些有艺体天赋的学生，学校在高一就开设了一些以“高考”为指向的艺体类培训课。“像素描写写啊，包括一些体育类的教学，先给大家打一打基础，后面如果想从这个方向考大学，也会更有底气。”艺体部主任王长鑫说。

刚刚过去的6月25日，高考分数出炉。尚一鸣超出一段线几十分，穆彦晨则考了全校第一名，超过特招线几十分。而这一批毕业生整体上线人数，也比前一年也有了显著增长。

很多人“从倒数跑到了中上”，完成逆袭。

“感觉来这个学校像一个中转站，之前是一条路，之后是另一条路。老师们给这条路裁弯取直，而我们还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。”尚一鸣说。

## 老师和学生

李亚杰是安徽人，整个高三这一年，他几乎没回过家。

“说是对学生管理严格，其实我们对老师的管理也很严格”李亚杰说，学校对所有老师实行“一课一研”，高三老师更是“一天一研”——大家每天都会抽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，进行集体备课，把明天要上的内容、要布置的作业、要讲的一些知识点规范统一。年级组也会每周检查老师对作业、试卷的批改，关注作业有没有批、有没有在评语中跟孩子沟通；甚至孩子们做的每张试卷，学校都要求老师事先做一遍，作出分析和评价。

班主任早上5点半就得到班里等着学生上早自习，晚上忙完常常是夜里11点；在一些学校，晚自习时间一层楼可能有一个值班老师，但在协和双语实验，每个班都得有一个老师；普通老师晚8点半以后也都不走，都留在班里继续给孩子们辅导。

“大家都拼，但我们都有种热情，觉得自己有责任让更多孩子实现梦想。”颜浩今年29岁，是高三二班的班主任，今年高考结束后，一封来自班群里“叛逆”孩子的信，让这位年轻老师感动不已。

“最开始那是个厌学，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。”颜浩说，这位同学来自单亲家庭，他也总是不由自主对其多操了一份心，经常给他补数学，有时间就找他聊天。一段时间后，那个总“对抗全世界”的孩子慢慢柔和下来，开始写作业、学习，也开始跟同学们交往，更加尊敬所有的老师。三年下来，这个同学的成绩已经可以稳上本科线，他将大学目标定为了山东财经大学。

颜浩说，每个孩子可能都需要“被关注”的感觉。“可能在补课的同时，也为他补齐了某种心理上的空缺，补齐了某些价值观。”

颜浩看来，在协和双语，老师们在用更多的耐心和关注，帮孩子们树立信心，也走出舒适圈。“一些孩子最缺乏的是信心，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树立信心，这种信心不是有事就表扬，而是细致地发现他的闪光点，在合适的时候给予鼓励；另一方面，一个人在‘舒适圈’，比如那种不用努力学习的环境待久了就很难走出，这时就必须有人使劲推他一把，督促他走出来。”

这几年，苗元振老师也观察到一个让他欣喜的现象——越来越多协和双语实验的孩子考上了名校研究生，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专升本的孩子。“这说明大家形成了一个持久的学习力和态度，哪怕他们曾经基础不是很好。”苗元振说，可能来这的孩子起点确实没那么高，但他和所有老师都希望，大家的路可以越走越远。



高考前夕，学生们和老师拥抱。。



6月26日，一些学生和家给老师们送来锦旗。



高考成绩出来后，一些学生来到学校向老师致谢。



高考期间，从校长到老师都值班到凌晨1点陪伴学生。